



绘图 吴芳

「上墙」之后

犹豫了几天后,我终于通过互联网投了第一篇稿子。女儿看了底稿后说我写得太苍白,没有一句动听的语言,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,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给自己宽心:“不管中不中,贵在参与嘛!”可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期盼。

家居农村,很少有人订报纸,当我得知自己的文章已在《洛阳晚报》上发表时已是时过多日,为了给邻居们一个证明,怕她们说我是自吹自擂,欢喜过后,我便开始四处找寻报纸,丈夫看到我寝食不安,安慰我:“别着急,明年咱也订一份报纸。”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无奈,我把这个心愿当成烦恼向“以文会友”群的朋友们倾诉,隔了一

天就收到从宜阳寄来的报纸,那份感激和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,随后,我把这份报纸与女儿的奖状贴在了一起。

也许是心情太好,知了不知疲倦的叫声现在听着像一曲动听的乐曲,女儿对丈夫说:“我妈现在是听啥都顺耳,看啥都顺眼。”

自从有了这个爱好,我发觉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,我不再抱怨自己走不出家门,不再自嘲自己像一名“等死队”队员。我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,女儿因我给我带来的痛楚已渐渐平淡。我感谢文友们的关心,感谢报纸给了我展示的平台,我的生活因此而丰富多彩。

(伊滨区 常孟桃)

你说我说

签名售书

19日上午,洛阳本土作家静水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签名售书,我与她相识多年,理所当然前去捧场。

因为是星期天,逛公园的游客特别多,还不到9点,签售现场就围了不少人,闻讯前来的众文友立刻各司其职忙了起来:有人帮着收书款,有人向围观读者推介作品,有人跑前跑后拍照,大家忙而不乱,秩序井然。其间,有个文友的儿子送来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表示祝贺,静水十分感动,当即展示了那幅书法作品并与作者合影。

来买书的读者中,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,有带着孩子的青年人,还有一脸清纯的学生。有一对夫妇先仔细翻阅了书本,得知坐在面前的就是作者,自己能得到作者的签名,十分高兴,购书后提出要作者合影留念,得到作者同意后,夫妇俩微笑着分站静水两边,留下了珍贵的照片。

签售很顺利,一会儿书就快卖完了,静水很感意外,马上打电话让家人再送些书过来。

一位名气不大的作家写的纯文学散文集,能销售得这样火爆,的确出乎大家意料。我在替静水高兴的同时,不禁在想:平时我们老是感叹能沉下心来读书的人不多,读纯文学书籍人的更少,总是慨叹文学的没落,其实,我们真正能了解读者多少呢?我们是否太主观、太小瞧了读者的鉴赏能力?

写书不容易,卖书更难。很多作家自视清高,放不下架子,使得自己的作品养在深闺人未识,或只在小范围内流传,这对作家和读者来说都是损失,静水的签售无疑给作家们带了好头。文学是大众的,卖书也可以不局限于书店,深入读者中,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洛阳的作家不少,每年都有有分量的书籍问世,倘若大家能借鉴静水的经验,联手搞个大型签售会之类的活动,对作家和读者都有好处。

(洛龙区 范利娟)

酒祖杜康杯酒文化有奖征文赛

维和以酒结善缘

那一年,我所在的部队根据上级命令,抽调部分官兵组建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工程兵大队。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,主要负责车辆驾驶和目标区域内的安全警戒。

临出发前,大家做好了各种准备,唯独没有准备酒。后来才知道,我们是乘坐飞机去苏丹,而且途中要经过几个国家,不能带酒。我决定在不违背规定的前提下,把整箱酒通过海运方式运到苏丹。就这样,20箱杜康酒漂洋过海抵苏丹达尔富尔。

身在异国他乡,不免思念洛阳的父老乡亲。一到晚上,大家聚在一起拉家常,说着说着就哭了。我一边安慰大家,一边拿出酒来给大家解闷儿。

在没有下酒菜和酒杯的情况下,每人把自己的饭盒当酒杯,开始喝起来。可能是思乡的缘故,在国内一向滴酒不沾的几个战友也都喝得很痛快。

尼日利亚维和部队离我们的驻地不远,两军之间常举行篮球比赛或联欢活动。联欢一般安排在周末和重大节日。第一次联欢后,我们在自己的营房内用杜康酒招待他们,没想到对方带队的杰克少校竟喝上了瘾,一遇到中国军人就说:“中国的酒,好喝!”

就这样,一到周末,只要没有特殊情况,对方就主动到我们的驻地进行篮球赛或进行联欢,主要目的就是能喝上一次杜康酒。

后来,带去的杜康酒喝完了,我们就

让国内去看望我们的同志运一些酒过去。

那年的除夕,我们和尼日利亚维和部队进行迎春联欢晚会,快结束时,我提议我用华语、杰克用英语,同唱一首中国歌手汪峰演唱的《我爱你中国》,杰克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如潮水般的掌声一次比一次响。就要结束时,杰克很认真地说了句:“我就爱喝你们中国的杜康酒!”(宜阳县 张建军)

洛阳杜康控股
有限公司 协办
团购热线:
0379-65439681
15038227872

啼笑皆非

旅途见闻

上级要来检查,车间是如临大敌。工人们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打扫卫生,汗水几乎湿透了衣服,我想这真是上面动动嘴,下面累断腿啊!瞅了个机会,我坐到凳子上想喘口气。

歇了还不到两分钟,领导就过来了,且一眼就看出了问题:“都在干活,就你知道累?周转箱下面的饮料瓶是干啥用的,说了多少遍不让放私人物品,顶风作案是不是?”

我一句话不敢多说,赶紧把饮料瓶收起来,这是我平时洗手用的。看领导背着

近“猪”者“痴”

手走远了,工友阿木“出息”我:“你平日挺机灵的,看见领导来就痴呆了。你说那瓶子装的是枪油,干活要用,不就好了?白挨一顿抢白,活该!”

我心里有气,顺着他的话问他:“我前两年来的时候挺机灵的,跟你在一起就变痴呆了,你说这是因为啥?”

“过早地得了老年痴呆呗!”阿木一脸得意。

“不是。近朱者赤,天天和你这笨家伙在一起,我能不越变越痴呆吗?”我回答。

我看见阿木的脸一下子变得很阴沉,直到下班前,他一直黑着脸,一句话也没说。

下班时,我刚走出厂房,阿木就一把揪住我的衣领:“说,你骂谁是猪?”他的脸色因为生气,真的像猪肝一样。

我不明白了,我什么时候骂过他?

“近猪者痴,你说和我这笨家伙天天在一块变痴呆了,不是骂我是猪是啥?”阿木看我心虚不說話,还不忘提醒我。

我哭笑不得,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!
(涧西区 吴雅伟)

玉树印象

玉树,因曾经发生地震而被世人所关注。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部,结古镇是该州州府所在地。结古,藏语意思是“货物集散地”,也就是说,在古代,结古就是重要的贸易中转集散地。

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,我来到玉树,看到的景象和我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。这里遍地是帐篷和高高的吊塔,还有穿着“绿衣”未竣工的楼房。建筑工地一个挨一个,穿梭于马路上的各种运料车络绎不绝,车辆过后卷起层层尘埃,虽然阳光下的玉树被尘埃弥漫,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建者精神饱满,不怕苦,不怕累,辛勤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。

结古镇四周群山环抱,山峰海拔多在

5000米左右,盆地海拔也有3700米。扎西河流经镇中,在镇南30公里处和巴塘河交汇流入通天河。加之浓郁的藏族风情,所以,结古镇虽在重建中,仍掩盖不了其固有的秀美,就像一个貌美的少女满脸污泥,清洗后仍清新可人。

高原气候瞬息万变,下午4点左右还是蓝天白云,刹那间山坳里乌云翻腾,不到半个小时,豆大的雨点吧嗒吧嗒落下,几分钟后就如瓢泼一样。雨过天晴,天空蓝得纯净,白云如棉絮飘游,空气清新,使人忍不住要深深呼吸。

镇东面的结古山上有座结古寺,它建于明代(1398年),是玉树地区最大的萨迦派主寺,寺院依山而建,殿堂、僧舍

错落有致,高耸于山冈之上。因地震,部分殿堂遭毁,现已基本修复。据说,完全修好后,寺院围墙上用黑、白、红三种颜色的条带从顶端直到底部。三色条带分别象征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。因为三条花带给人很直观的印象,所以萨迦派又名“花教”。

结古镇因是藏族聚居地,这里的佛教文化气息非常浓厚,听说仅这一个州的寺庙就有20多座,且都建造得金碧辉煌。这里到处可见手持转经筒虔诚诵经祈祷的藏民。

我在心中真诚地祝福:玉树,你的未来会更好!
(西工区 李湘臣)